

午睡梦到一个男人,我感觉他喜欢我,他感觉我喜欢他,成年人的心照不宣,表白在即,不料被楼里邻居的刺肉声弄醒。下午刺肉,确实扰人清梦。

梦不稀奇,千万个未竟心事的恣意表达,我想说“心照不宣”这个词。如今我早已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,但当年第一次看到时有过一些疑惑,在一封信里。

我的高中在县城,初中同学没有一个在这个高中,和以前的同学联系靠写信,没有手机和群的年代,联系靠缘分。我也就和两三个初中同学通过信,其中一个男同学。我不记得他的名字,长什么样也完全没有印象,当年是他先写给我,还是我写给他,也不记得。

男同学考上了镇里的高中,嫌学校一般,去了邻

县较好的高中。所以当时的情况是,我在县里最差的高中,他在邻县更好的高中,我不知道他给我写信

心照不宣

周慧

的动机是什么,但我想,或许是觉得他以后能考个什么大学,那我就会有读大学的朋友,总之,有那么一点友情投资的因素。

我们的通信先说当时的天气,再说学习,以及孤独,最后是互相鼓励,要考上大学。两三封后,他开始讲初中的一些事,有一封信里,他说,我曾经和谈晖心照不宣地谈过恋爱。

我首先是震惊,其次是懵。谈晖和我同桌整整一年,我们同宿舍,她大我三四岁。我那时还没发育,下课后成天找土墙上的洞,用竹签往墙洞里一捅,再将耳朵靠近洞口,听两秒就知道里面大约有多少只蜜蜂,用墨水瓶口堵住洞口,竹签一拨,蜜蜂就一个个爬出跌到墨水瓶里。我拨蜜蜂是为了



时间像是落叶

贺贺



窗外阳光繁茂,光好像知道,真正的秋天来临时,它的力量会被削弱,光芒不再能那么惬意地穿透万物的表面直抵核心。它是要再一次显示它的强壮,它的无可遮挡的力量。它尽最后的积蓄把更灼热、更耀眼洒向大地,洒向那些静止与移动的万物,洒向我那描着菊花花瓣的米黄的帘布。那米黄于是成了金色,它折叠的地方是深沉的赭色,那些花瓣则闪烁着亮白与浅金。光一阵暗下去,帘布也跟着暗淡,那些金色瞬间就溃散了,一会儿光又一阵明亮,那金色又在帘布上聚拢起来。来来回回的,那光不知为什么,不知疲倦地玩着这个游戏。

我还躺在床上,就这么躺着,看着光升起与暗淡。其实,我也没有故意去看它,只是那眼角余光与它随意地交汇。窗外很寂静,已是中午了,只有几只鸟的鸣叫,时远时近。凝神去听,清脆的鸣叫在耳边飞逝,三三两两的样子。如果一时不注意,它就飘远消失了,好像这声音从未存在过,只是一种幻觉。我分不清鸣叫间的区别,它们就像是从一只鸟的声线里发出,在不远的一窗之隔的空间里,充满着一种深情。只不过,偶尔声音会发生一阵变调,像人类的歌唱,节奏婉转起伏。

那空间被帘布遮挡着,应该没有风,树木都是静止的。阳光一团团地散落在树上,从树冠上又跌落下来,疏疏离离,斑斑驳驳,在叶子上闪烁着细细碎碎的白光,于是叶子油油绿绿又明晃晃的。花园里的猫此时应该蛰伏在灌木丛里打盹。它们一般晚上才会出来觅食,猫也分群落。不同的群落有它们的活动半径和猎食的地点。它们为了争食,争栖息地有时也会打架,彼此负负挂彩。生存是动物的本能,人也是动物其中之一。

花园里很寂静,人呢,怎么没有发出日常之音?窗外的寂静似是在一种失真和虚拟里,连我自己的意识也有些模糊了,那个蜷身而卧的身体失去了重量。时间像是落叶,纷纷落下,又在失真的世界里悬浮在空中,失去了秩序,像是人造的又不可触摸的物体。

手机上的社交媒体里,生机勃勃,这是一个影像的景观世界,人在影像里热切地扮演着自己,也在饰演他人。你来我往,彼此招呼也沉默。人在景观里呈现着拟真的景观,观看与被凝视是日常的主题。现实与拟真在不停切换,人们迎合又厌倦。虚实真假之间,有如盗梦空间,要凭是否旋转的螺旋,才能判定梦与现实。

客厅里,音响正放着谁的歌,歌声不断反复:我是一个螺丝钉,我是一个螺丝钉……

窗户外阳光繁茂,光好像知道,真正的秋天来临时,它的力量会被削弱,光芒不再能那么惬意地穿透万物的表面直抵核心。它是要再一次显示它的强壮,它的无可遮挡的力量。它尽最后的积蓄把更灼热、更耀眼洒向大地,洒向那些静止与移动的万物,洒向我那描着菊花花瓣的米黄的帘布。那米黄于是成了金色,它折叠的地方是深沉的赭色,那些花瓣则闪烁着亮白与浅金。光一阵暗下去,帘布也跟着暗淡,那些金色瞬间就溃散了,一会儿光又一阵明亮,那金色又在帘布上聚拢起来。来来回回的,那光不知为什么,不知疲倦地玩着这个游戏。

我还躺在床上,就这么躺着,看着光升起与暗淡。其实,我也没有故意去看它,只是那眼角余光与它随意地交汇。窗外很寂静,已是中午了,只有几只鸟的鸣叫,时远时近。凝神去听,清脆的鸣叫在耳边飞逝,三三两两的样子。如果一时不注意,它就飘远消失了,好像这声音从未存在过,只是一种幻觉。我分不清鸣叫间的区别,它们就像是从一只鸟的声线里发出,在不远的一窗之隔的空间里,充满着一种深情。只不过,偶尔声音会发生一阵变调,像人类的歌唱,节奏婉转起伏。

那空间被帘布遮挡着,应该没有风,树木都是静止的。阳光一团团地散落在树上,从树冠上又跌落下来,疏疏离离,斑斑驳驳,在叶子上闪烁着细细碎碎的白光,于是叶子油油绿绿又明晃晃的。花园里的猫此时应该蛰伏在灌木丛里打盹。它们一般晚上才会出来觅食,猫也分群落。不同的群落有它们的活动半径和猎食的地点。它们为了争食,争栖息地有时也会打架,彼此负负挂彩。生存是动物的本能,人也是动物其中之一。

花园里很寂静,人呢,怎么没有发出日常之音?窗外的寂静似是在一种失真和虚拟里,连我自己的意识也有些模糊了,那个蜷身而卧的身体失去了重量。时间像是落叶,纷纷落下,又在失真的世界里悬浮在空中,失去了秩序,像是人造的又不可触摸的物体。

手机上的社交媒体里,生机勃勃,这是一个影像的景观世界,人在影像里热切地扮演着自己,也在饰演他人。你来我往,彼此招呼也沉默。人在景观里呈现着拟真的景观,观看与被凝视是日常的主题。现实与拟真在不停切换,人们迎合又厌倦。虚实真假之间,有如盗梦空间,要凭是否旋转的螺旋,才能判定梦与现实。

客厅里,音响正放着谁的歌,歌声不断反复:我是一个螺丝钉,我是一个螺丝钉……

吃它的蜜,拦腰折断,稍挤一下肚子,就有一滴蜜出来。很残忍,我后来在心里说过很多次对不起。那时我就是那样,春天找蜂吃蜜,夏天偷西瓜,冬天逃课烧烤糍粑,成绩一塌糊涂。谈晖和我完全不一样,她是个完美的少女。

她很美,眼睛很大,像星辰降落在眼眸,樱桃小嘴,嘴角像总是含着笑,喜欢唱歌,声音婉转低沉。她一句句教我唱,“静静地凝望着你双眼,流露着淡淡的离愁”。她成绩好,考试在班上至少是前十名,而且,她家不在农村,而是镇里粮站的,在镇东靠大江大堤下。以前需要交粮时,所有人拖着板车挑着谷送到这里,我去过她家,旁边有几个很大的仓库。

谈晖初中毕业后上的好像是中专,男同学的信里有流露,他们前途不一样,谈晖是属于吃国家粮那一挂的,她中专毕业后会被安排进单位,家在农村的男同学唯一的出路是考上大学,但考大学在当时太渺茫。

我震惊于“心照不宣地谈恋爱”,心照不宣到底是什么意思?是确定还是不确定?如果是,那我和谈晖的初中完全不一样,我的初中由捅蜜蜂、偷西瓜、上课打瞌睡、讨厌男同学等等组成,她的初中由学习,唱情歌,和人心照不

宣地谈恋爱组成。她眼里的男同学不全是讨厌鬼,她心里有人,男同学心里也有她,他们互递情愫,心照不宣。但她不跟我说,她让秘密是秘密,只属于她的秘密。

“心照不宣地谈恋爱”这个词,让我感到巨大的分裂,还有一点说不上来的欺瞒感,我从未得到过什么,但此时似乎失去了什么。

男同学的那封信没有回,后来我也没收到他的信。很多年后,真的是很多年,三十多年啊,我在老家偶遇初中同学,她拉我到同学群。我找名字,找她让秘密是秘密,只属于她的秘密。啊,找到谈晖的名字,头像是照片,仍是美人,只是比当年老了一些。我立即加她,她记得我,非热络地聊了两句,知道她在市里带第二个孙子,平时喜欢写点书法。我说,“现在有点事,以后有空聊啊。有空一定聊。”后来还想问她,当年和她心照不宣谈恋爱的男同学叫什么名字,到底是他单方面认为在谈恋爱,还是真的有谈。没问,不重要。我记得的是她,不是他。我也想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,但不知如何开始,我们仅有的一次微信聊天是六年前,刚加微信时,就聊了那几句,我们说有空一定聊,但我们再也没有空过。

庄子曰:人皆知有用之用,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其实,世上哪有无用之物。我在环保界工作了十八年,一直记得这样一句名言:“废物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”。由此话引申开去:无用之物如果放到恰当的地方,就可以成为有用之物。比如无用的话——为行文方便,我们权且称为“废话”吧。

照理来说,“废话”,既不能果腹,又不能御寒,还

要多费口舌,挥霍唾沫,何苦来!但心理学家发现:当一个人不开心时,是不想说“废话”的;只有在心情书中,显示了迅师是个柔情如水的“暖男”,其中自有市井的烟火气,足以让人回味无穷。遗憾的是,当我们建立小家庭后,“废话”顿时稀少得像沙漠中的甘霖,情愿在一起无声地打着呵欠,也不愿向对方送上虽然充满柔情蜜意的“废话”。其实,二人世界会产生很多空隙,实在需要用无用之物来填满,其中最要紧的就是——废话。

上海人把“学校”叫“学堂”。茂名南路从淮海中路到复兴中路只百米多,以前有两小学一中学共三所,这样的密度在上海怕是不多。

昔日的茂名南路第一小学近淮海中路,在133弄22号。当年不在上学放学时见学生进出,谁会想到弄堂里有学堂。其前身是周霖创办于1939年的华英女子中学,1940年改勤业小学。我的母校是175号茂名南路第二小学(今黄浦区卢湾二中心),位于茂名南路复兴中路东北角,原教诚小学,周文麟创办于1945年。我校与这条路上唯一的中学——红星中学(今清华中学)隔路相望,该校来自两校:1952年,俞云九1947年创办的弘毅中学从鲁班路丽园路搬到茂名南路144号;到1958年,与皋兰路17号原为英文学校、马仁如1938年创办的励志中学合并。

我读书的茂二不大。东北边是栋3层教学楼,北与171弄同一

回,后来我也没收到他的信。很多年后,真的是很多年,三十多年啊,我在老家偶遇初中同学,她拉我到同学群。我找名字,找她让秘密是秘密,只属于她的秘密。啊,找到谈晖的名字,头像是照片,仍是美人,只是比当年老了一些。我立即加她,她记得我,非热络地聊了两句,知道她在市里带第二个孙子,平时喜欢写点书法。我说,“现在有点事,以后有空聊啊。有空一定聊。”后来还想问她,当年和她心照不宣谈恋爱的男同学叫什么名字,到底是他单方面认为在谈恋爱,还是真的有谈。没问,不重要。我记得的是她,不是他。我也想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,但不知如何开始,我们仅有的一次微信聊天是六年前,刚加微信时,就聊了那几句,我们说有空一定聊,但我们再也没有空过。

庄子曰:人皆知有用之用,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其实,世上哪有无用之物。我在环保界工作了十八年,一直记得这样一句名言:“废物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”。由此话引申开去:无用之物如果放到恰当的地方,就可以成为有用之物。比如无用的话——为行文方便,我们权且称为“废话”吧。

照理来说,“废话”,既不能果腹,又不能御寒,还

要多费口舌,挥霍唾沫,何苦来!但心理学家发现:当一个人不开心时,是不想说“废话”的;只有在心情书中,显示了迅师是个柔情如水的“暖男”,其中自有市井的烟火气,足以让人回味无穷。遗憾的是,当我们建立小家庭后,“废话”顿时稀少得像沙漠中的甘霖,情愿在一起无声地打着呵欠,也不愿向对方送上虽然充满柔情蜜意的“废话”。其实,二人世界会产生很多空隙,实在需要用无用之物来填满,其中最要紧的就是——废话。

有一年春晚,赵本山和宋丹丹演的一个小品给人印象深刻:老二结婚多年后,老太竭尽全力制造“废话”,没话找话;而老头却像草拟电报文稿,回答总是区区一两个字,伤心的老太太只能哀求:“老头子,你能不能对我多说几个字?哪怕是多一个字……”可见,“废话”,这种貌似无用的“声带体操”,有时却是必需的。它能按摩心灵,滋润气氛,融合感情,营造快乐。那么,你又何乐而不为呢?

有一年春晚,赵本山和宋丹丹演的一个小品给人印象深刻:老二结婚多年后,老太竭尽全力制造“废话”,没话找话;而老头却像草拟电报文稿,回答总是区区一两个字,伤心的老太太只能哀求:“老头子,你能不能对我多说几个字?哪怕是多一个字……”可见,“废话”,这种貌似无用的“声带体操”,有时却是必需的。它能按摩心灵,滋润气氛,融合感情,营造快乐。那么,你又何乐而不为呢?

有一年春晚,赵本山和宋丹丹演的一个小品给人印象深刻:老二结婚多年后,老太竭尽全力制造“废话”,没话找话;而老头却像草拟电报文稿,回答总是区区一两个字,伤心的老太太只能哀求:“老头子,你能不能对我多说几个字?哪怕是多一个字……”可见,“废话”,这种貌似无用的“声带体操”,有时却是必需的。它能按摩心灵,滋润气氛,融合感情,营造快乐。那么,你又何乐而不为呢?

学校操场北有一独立洋房叫“紫藤居”,房主王蓉卿,他家另一住宅在我家隔壁163弄2号。王蓉卿之子王子贯先在法新社前身哈瓦斯通讯社,还介绍傅雷去当笔译,后接班父亲到上海东方汇理银行。王家有汽车,可老太太爱坐三轮车,这车与众不同,骑车人不在车前而是置于车后,以免坐车人在下风头闻到骑车人的异味。

不是住茂名南路的都能上茂名南路的中小学,那时小学“划地段”。我读的第一个小学是复兴中路第一小学,第二个是永嘉路小学,第三个才回到茂名南路。后在《卢湾区志》读到:1966年到1977年,小学由街道管理,后重归教育局。当时进中学也“划地段”。同学有分到瑞金一路100号、不在长乐路的长乐中学,还有分到南昌路366号,我们叫“成菜中学”的建申中学(今巨鹿路一小)。我的同事王玮,以配音美国电视剧《夜鹰热线》男主角杰克·基连成名,他住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对面885弄,倒是背着书包进了茂名南路的红星中学。

红星中学有两个门,常开复兴中路644号,茂名南路门放学;教学楼呈直角形,立于茂名南路复兴中路西北角。1969年12月19日文化广场失火后,第二天经过红星中学,透过铁丝网格见操场上摊晒着从火里抢出的大米和米袋,不少米袋被熏得黑乎乎的。听闻观者议论,大米藏在文化广场地下室备战备荒……

学校操场北有一独立洋房叫“紫藤居”,房主王蓉卿,他家另一住宅在我家隔壁163弄2号。王蓉卿之子王子贯先在法新社前身哈瓦斯通讯社,还介绍傅雷去当笔译,后接班父亲到上海东方汇理银行。王家有汽车,可老太太爱坐三轮车,这车与众不同,骑车人不在车前而是置于车后,以免坐车人在下风头闻到骑车人的异味。

不是住茂名南路的都能上茂名南路的中小学,那时小学“划地段”。我读的第一个小学是复兴中路第一小学,第二个是永嘉路小学,第三个才回到茂名南路。后在《卢湾区志》读到:1966年到1977年,小学由街道管理,后重归教育局。当时进中学也“划地段”。同学有分到瑞金一路100号、不在长乐路的长乐中学,还有分到南昌路366号,我们叫“成菜中学”的建申中学(今巨鹿路一小)。我的同事王玮,以配音美国电视剧《夜鹰热线》男主角杰克·基连成名,他住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对面885弄,倒是背着书包进了茂名南路的红星中学。

红星中学有两个门,常开复兴中路644号,茂名南路门放学;教学楼呈直角形,立于茂名南路复兴中路西北角。1969年12月19日文化广场失火后,第二天经过红星中学,透过铁丝网格见操场上摊晒着从火里抢出的大米和米袋,不少米袋被熏得黑乎乎的。听闻观者议论,大米藏在文化广场地下室备战备荒……

学校操场北有一独立洋房叫“紫藤居”,房主王蓉卿,他家另一住宅在我家隔壁163弄2号。王蓉卿之子王子贯先在法新社前身哈瓦斯通讯社,还介绍傅雷去当笔译,后接班父亲到上海东方汇理银行。王家有汽车,可老太太爱坐三轮车,这车与众不同,骑车人不在车前而是置于车后,以免坐车人在下风头闻到骑车人的异味。

不是住茂名南路的都能上茂名南路的中小学,那时小学“划地段”。我读的第一个小学是复兴中路第一小学,第二个是永嘉路小学,第三个才回到茂名南路。后在《卢湾区志》读到:1966年到1977年,小学由街道管理,后重归教育局。当时进中学也“划地段”。同学有分到瑞金一路100号、不在长乐路的长乐中学,还有分到南昌路366号,我们叫“成菜中学”的建申中学(今巨鹿路一小)。我的同事王玮,以配音美国电视剧《夜鹰热线》男主角杰克·基连成名,他住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对面885弄,倒是背着书包进了茂名南路的红星中学。

红星中学有两个门,常开复兴中路644号,茂名南路门放学;教学楼呈直角形,立于茂名南路复兴中路西北角。1969年12月19日文化广场失火后,第二天经过红星中学,透过铁丝网格见操场上摊晒着从火里抢出的大米和米袋,不少米袋被熏得黑乎乎的。听闻观者议论,大米藏在文化广场地下室备战备荒……

学校操场北有一独立洋房叫“紫藤居”,房主王蓉卿,他家另一住宅在我家隔壁163弄2号。王蓉卿之子王子贯先在法新社前身哈瓦斯通讯社,还介绍傅雷去当笔译,后接班父亲到上海东方汇理银行。王家有汽车,可老太太爱坐三轮车,这车与众不同,骑车人不在车前而是置于车后,以免坐车人在下风头闻到骑车人的异味。

学校操场北有一独立洋房叫“紫藤居”,房主王蓉卿,他家另一住宅在我家隔壁163弄2号。王蓉卿之子王子贯先在法新社前身哈瓦斯通讯社,还介绍傅雷去当笔译,后接班父亲到上海东方汇理银行。王家有汽车,可老太太爱坐三轮车,这车与众不同,骑车人不在车前而是置于车后,以免坐车人在下风头闻到骑车人的异味。

不是住茂名南路的都能上茂名南路的中小学,那时小学“划地段”。我读的第一个小学是复兴中路第一小学,第二个是永嘉路小学,第三个才回到茂名南路。后在《卢湾区志》读到:1966年到1977年,小学由街道管理,后重归教育局。当时进中学也“划地段”。同学有分到瑞金一路100号、不在长乐路的长乐中学,还有分到南昌路366号,我们叫“成菜中学”的建申中学(今巨鹿路一小)。我的同事王玮,以配音美国电视剧《夜鹰热线》男主角杰克·基连成名,他住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对面885弄,倒是背着书包进了茂名南路的红星中学。

红星中学有两个门,常开复兴中路644号,茂名南路门放学;教学楼呈直角形,立于茂名南路复兴中路西北角。1969年12月19日文化广场失火后,第二天经过红星中学,透过铁丝网格见操场上摊晒着从火里抢出的大米和米袋,不少米袋被熏得黑乎乎的。听闻观者议论,大米藏在文化广场地下室备战备荒……

学校操场北有一独立洋房叫“紫藤居”,房主王蓉卿,他家另一住宅在我家隔壁163弄2号。王蓉卿之子王子贯先在法新社前身哈瓦斯通讯社,还介绍傅雷去当笔译,后接班父亲到上海东方汇理银行。王家有汽车,可老太太爱坐三轮车,这车与众不同,骑车人不在车前而是置于车后,以免坐车人在下风头闻到骑车人的异味。

不是住茂名南路的都能上茂名南路的中小学,那时小学“划地段”。我读的第一个小学是复兴中路第一小学,第二个是永嘉路小学,第三个才回到茂名南路。后在《卢湾区志》读到:1966年到1977年,小学由街道管理,后重归教育局。当时进中学也“划地段”。同学有分到瑞金一路100号、不在长乐路的长乐中学,还有分到南昌路366号,我们叫“成菜中学”的建申中学(今巨鹿路一小)。我的同事王玮,以配音美国电视剧《夜鹰热线》男主角杰克·基连成名,他住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对面885弄,倒是背着书包进了茂名南路的红星中学。

红星中学有两个门,常开复兴中路644号,茂名南路门放学;教学楼呈直角形,立于茂名南路复兴中路西北角。1969年12月19日文化广场失火后,第二天经过红星中学,透过铁丝网格见操场上摊晒着从火里抢出的大米和米袋,不少米袋被熏得黑乎乎的。听闻观者议论,大米藏在文化广场地下室备战备荒……

学校操场北有一独立洋房叫“紫藤居”,房主王蓉卿,他家另一住宅在我家隔壁163弄2号。王蓉卿之子王子贯先在法新社前身哈瓦斯通讯社,还介绍傅雷去当笔译,后接班父亲到上海东方汇理银行。王家有汽车,可老太太爱坐三轮车,这车与众不同,骑车人不在车前而是置于车后,以免坐车人在下风头闻到骑车人的异味。

不是住茂名南路的都能上茂名南路的中小学,那时小学“划地段”。我读的第一个小学是复兴中路第一小学,第二个是永嘉路小学,第三个才回到茂名南路。后在《卢湾区志》读到:1966年到1977年,小学由街道管理,后重归教育局。当时进中学也“划地段”。同学有分到瑞金一路100号、不在长乐路的长乐中学,还有分到南昌路366号,我们叫“成菜中学”的建申中学(今巨鹿路一小)。我的同事王玮,以配音美国电视剧《夜鹰热线》男主角杰克·基连成名,他住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对面885弄,倒是背着书包进了茂名南路的红星中学。

红星中学有两个门,常开复兴中路644号,茂名南路门放学;教学楼呈直角形,立于茂名南路复兴中路西北角。1969年12月19日文化广场失火后,第二天经过红星中学,透过铁丝网格见操场上摊晒着从火里抢出的大米和米袋,不少米袋被熏得黑乎乎的。听闻观者议论,大米藏在文化广场地下室备战备荒……

学校操场北有一独立洋房叫“紫藤居”,房主王蓉卿,他家另一住宅在我家隔壁163弄2号。王蓉卿之子王子贯先在法新社前身哈瓦斯通讯社,还介绍傅雷去当笔译,后接班父亲到上海东方汇理银行。王家有汽车,可老太太爱坐三轮车,这车与众不同,骑车人不在车前而是置于车后,以免坐车人在下风头闻到骑车人的异味。

学校操场北有一独立洋房叫“紫藤居”,房主王蓉卿,他家另一住宅在我家隔壁163弄2号。王蓉卿之子王子贯先在法新社前身哈瓦斯通讯社,还介绍傅雷去当笔译,后接班父亲到上海东方汇理银行。王家有汽车,可老太太爱坐三轮车,这车与众不同,骑车人不在车前而是置于车后,以免坐车人在下风头闻到骑车人的异味。

不是住茂名南路的都能上茂名南路的中小学,那时小学“划地段”。我读的第一个小学是复兴中路第一小学,第二个是永嘉路小学,第三个才回到茂名南路。后在《卢湾区志》读到:1966年到1977年,小学由街道管理,后重归教育局。当时进中学也“划地段”。同学有分到瑞金一路100号、不在长乐路的长乐中学,还有分到南昌路366号,我们叫“成菜中学”的建申中学(今巨鹿路一小)。我的同事王玮,以配音美国电视剧《夜鹰热线》男主角杰克·基连成名,他住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对面885弄,倒是背着书包进了茂名南路的红星中学。

红星中学有两个门,常开复兴中路644号,茂名南路门放学;教学楼呈直角形,立于茂名南路复兴中路西北角。1969年12月19日文化广场失火后,第二天经过红星中学,透过铁丝网格见操场上摊晒着从火里抢出的大米和米袋,不少米袋被熏得黑乎乎的。听闻观者议论,大米藏在文化广场地下室备战备荒……

学校操场北有一独立洋房叫“紫藤居”,房主王蓉卿,他家另一住宅在我家隔壁163弄2号。王蓉卿之子王子贯先在法新社前身哈瓦斯通讯社,还介绍傅雷去当笔译,后接班父亲到上海东方汇理银行。王家有汽车,可老太太爱坐三轮车,这车与众不同,骑车人不在车前而是置于车后,以免坐车人在下风头闻到骑车人的异味。

不是住茂名南路的都能上茂名南路的中小学,那时小学“划地段”。我读的第一个小学是复兴中路第一小学,第二个是永嘉路小学,第三个才回到茂名南路。后在《卢湾区志》读到:1966年到1977年,小学由街道管理,后重归教育局。当时进中学也“划地段”。同学有分到瑞金一路100号、不在长乐路的长乐中学,还有分到南昌路366号,我们叫“成菜中学”的建申中学(今巨鹿路一小)。我的同事王玮,以配音美国电视剧《夜鹰热线》男主角杰克·基连成名,他住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对面885弄,倒是背着书包进了茂名南路的红星中学。

红星中学有两个门,常开复兴中路644号,茂名南路门放学;教学楼呈直角形,立于茂名南路复兴中路西北角。1969年12月19日文化广场失火后,第二天经过红星中学,透过铁丝网格见操场上摊晒着从火里抢出的大米和米袋,不少米袋被熏得黑乎乎的。听闻观者议论,大米藏在文化广场地下室备战备荒……

学校操场北有一独立洋房叫“紫藤居”,房主王蓉卿,他家另一住宅在我家隔壁163弄2号。王蓉卿之子王子贯先在法新社前身哈瓦斯通讯社,还介绍傅雷去当笔译,后接班父亲到上海东方汇理银行。王家有汽车,可老太太爱坐三轮车,这车与众不同,骑车人不在车前而是置于车后,以免坐车人在下风头闻到骑车人的异味。

不是住茂名南路的都能上茂名南路的中小学,那时小学“划地段”。我读的第一个小学是复兴中路第一小学,第二个是永嘉路小学,第三个才回到茂名南路。后在《卢湾区志》读到:1966年到1977年,小学由街道管理,后重归教育局。当时进中学也“划地段”。同学有分到瑞金一路100号、不在长乐路的长乐中学,还有分到南昌路366号,我们叫“成菜中学”的建申中学(今巨鹿路一小)。我的同事王玮,以配音美国电视剧《夜鹰热线》男主角杰克·基连成名,他住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对面885弄,倒是背着书包进了茂名南路的红星中学。

红星中学有两个门,常开复兴中路644号,茂名南路门放学;教学楼呈直角形,立于茂名南路复兴中路西北角。1969年12月19日文化广场失火后,第二天经过红星中学,透过铁丝网格见操场上摊晒着从火里抢出的大米和米袋,不少米袋被熏得黑乎乎的。听闻观者议论,大米藏在文化广场地下室备战备荒……

学校操场北有一独立洋房叫“紫藤居”,房主王蓉卿,他家另一住宅在我家隔壁163弄2号。王蓉卿之子王子贯先在法新社前身哈瓦斯通讯社,还介绍傅雷去当笔译,后接班父亲到上海东方汇理银行。王家有汽车,可老太太爱坐三轮车,这车与众不同,骑车人不在车前而是置于车后,以免坐车人在下风头闻到骑车人的异味。



边看边聊

上海人把“学校”叫“学堂”。茂名南路从淮海中路到复兴中路只百米多,以前有两小学一中学共三所,这样的密度在上海怕是不多。

昔日的茂名南路第一小学近淮海中路,在133弄22号。当年不在上学放学时见学生进出,谁会想到弄堂里有学堂。其前身是周霖创办于1939年的华英女子中学,1940年改勤业小学。我的母校是175号茂名南路第二小学(今黄浦区卢湾二中心),位于茂名南路复兴中路东北角,原教诚小学,周文麟创办于1945年。我校与这条路上唯一的中学——红星中学(今清华中学)隔路相望,该校来自两校:1952年,俞云九1947年创办的弘毅中学从鲁班路丽园路搬到茂名南路144号;到1958年,与皋兰路17号原为英文学校、马仁如1938年创办的励志中学合并。

我读书的茂二不大。东北边是栋3层教学楼,北与171弄同一

回,后来我也没收到他的信。很多年后,真的是很多年,三十多年啊,我在老家偶遇初中同学,她拉我到同学群。我找名字,找她让秘密是秘密,只属于她的秘密。啊,找到谈晖的名字,头像是照片,仍是美人,只是比当年老了一些。我立即加她,她记得我,非热络地聊了两句,知道她在市里带第二个孙子,平时喜欢写点书法。我说,“现在有点事,以后有空聊啊。有空一定聊。”后来还想问她,当年和她心照不宣谈恋爱的男同学叫什么名字,到底是他单方面认为在谈恋爱,还是真的有谈。没问,不重要。我记得的是她,不是他。我也想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,但不知如何开始,我们仅有的一次微信聊天是六年前,刚加微信时,就聊了那几句,我们说有空一定聊,但我们再也没有空过。

庄子曰:人皆知有用之用,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其实,世上哪有无用之物。我在环保界工作了十八年,一直记得这样一句名言:“废物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”。由此话引申开去:无用之物如果放到恰当的地方,就可以成为有用之物。比如无用的话——为行文方便,我们权且称为“废话”吧。

照理来说,“废话”,既不能果腹,又不能御寒,还

要多费口舌,挥霍唾沫,何苦来!但心理学家发现:当一个人不开心时,是不想说“废话”的;只有在心情书中,显示了迅师是个柔情如水的“暖男”,其中自有市井的烟火气,足以让人回味无穷。遗憾的是,当我们建立小家庭后,“废话”顿时稀少得像沙漠中的甘霖,情愿在一起无声地打着呵欠,也不愿向对方送上虽然充满柔情蜜意的“废话”。其实,二人世界会产生很多空隙,实在需要用无用之物来填满,其中最要紧的就是——废话。

有一年春晚,赵本山和宋丹丹演的一个小品给人印象深刻:老二结婚多年后,老太竭尽全力制造“废话”,没话找话;而老头却像草拟电报文稿,回答总是区区一两个字,伤心的老太太只能哀求:“老头子,你能不能对我多说几个字?哪怕是多一个字……”可见,“废话”,这种貌似无用的“声带体操”,有时却是必需的。它能按摩心灵,滋润气氛,融合感情,营造快乐。那么,你又何乐而不为呢?

有一年春晚,赵本山和宋丹丹演的一个小品给人印象深刻:老二结婚多年后,老太竭尽全力制造“废话”,没话找话;而老头却像草拟电报文稿,回答总是区区一两个字,伤心的老太太只能哀求:“老头子,你能不能对我多说几个字?哪怕是多一个字……”可见,“废话”,这种貌似无用的“声带体操”,有时却是必需的。它能按摩心灵,滋润气氛,融合感情,营造快乐。那么,你又何乐而不为呢?

有一年春晚,赵本山和宋丹丹演的一个小品给人印象深刻:老二结婚多年后,老太竭尽全力制造“废话”,没话找话;而老头却像草拟电报文稿,回答总是区区一两个字,伤心的老太太只能哀求:“老头子,你能不能对我多说几个字?哪怕是多一个字……”可见,“废话”,这种貌似无用的“声带体操”,有时却是必需的。它能按摩心灵,滋润气氛,融合感情,营造快乐。那么,你又何乐而不为呢?

学校操场北有一独立洋房叫“紫藤居”,房主王蓉卿,他家另一住宅在我家隔壁163弄2号。王蓉卿之子王子贯先在法新社前身哈瓦斯通讯社,还介绍傅雷去当笔译,后接班父亲到上海东方汇理银行。王家有汽车,可老太太爱坐三轮车,这车与众不同,骑车人不在车前而是置于车后,以免坐车人在下风头闻到骑车人的异味。

不是住茂名南路的都能上茂名南路的中小学,那时小学“划地段”。我读的第一个小学是复兴中路第一小学,第二个是永嘉路小学,第三个才回到茂名南路。后在《卢湾区志》读到:1966年到1977年,小学由街道管理,后重归教育局。当时进中学也“划地段”。同学有分到瑞金一路100号、不在长乐路的长乐中学,还有分到南昌路366号,我们叫“成菜中学”的建申中学(今巨鹿路一小)。我的同事王玮,以配音美国电视剧《夜鹰热线》男主角杰克·基连成名,他住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对面885弄,倒是背着书包进了茂名南路的红星中学。

红星中学有两个门,常开复兴中路644号,茂名南路门放学;教学楼呈直角形,立于茂名南路复兴中路西北角。1969年12月19日文化广场失火后,第二天经过红星中学,透过铁丝网格见操场上摊晒着从火里抢出的大米和米袋,不少米袋被熏得黑乎乎的。听闻观者议论,大米藏在文化广场地下室备战备荒……

学校操场北有一独立洋房叫“紫藤居”,房主王蓉卿,他家另一住宅在我家隔壁163弄2号。王蓉卿之子王子贯先在法新社前身哈瓦斯通讯社,还介绍傅雷去当笔译,后接班父亲到上海东方汇理银行。王家有汽车,可老太太爱坐三轮车,这车与众不同,骑车人不在车前而是置于车后,以免坐车人在下风头闻到骑车人的异味。

不是住茂名南路的都能上茂名南路的中小学,那时小学“划地段”。我读的第一个小学是复兴中路第一小学,第二个是永嘉路小学,第三个才回到茂名南路。后在《卢湾区志》读到:1966年到1977年,小学由街道管理,后重归教育局。当时进中学也“划地段”。同学有分到瑞金一路100号、不在长乐路的长乐中学,还有分到南昌路366号,我们叫“成菜中学”的建申中学(今巨鹿路一小)。我的同事王玮,以配音美国电视剧《夜鹰热线》男主角杰克·基连成名,他住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对面885弄,倒是背着书包进了茂名南路的红星中学。

红星中学有两个门,常开复兴中路644号,茂名南路门放学;教学楼呈直角形,立于茂名南路复兴中路西北角。1969年12月19日文化广场失火后,第二天经过红星中学,透过铁丝网格见操场上摊晒着从火里抢出的大米和米袋,不少米袋被熏得黑乎乎的。听闻观者议论,大米藏在文化广场地下室备战备荒……

学校操场北有一独立洋房叫“紫藤居”,房主王蓉卿,他家另一住宅在我家隔壁163弄2号。王蓉卿之子王子贯先在法新社前身哈瓦斯通讯社,还介绍傅雷去当笔译,后接班父亲到上海东方汇理银行。王家有汽车,可老太太爱坐三轮车,这车与众不同,骑车人不在车前而是置于车后,以免坐车人在下风头闻到骑车人的异味。

不是住茂名南路的都能上茂名南路的中小学,那时小学“划地段”。我读的第一个小学是复兴中路第一小学,第二个是永嘉路小学,第三个才回到茂名南路。后在《卢湾区志》读到:1966年到1977年,小学由街道管理,后重归教育局。当时进中学也“划地段”。同学有分到瑞金一路100号、不在长乐路的长乐中学,还有分到南昌路366号,我们叫“成菜中学”的建申中学(今巨鹿路一小)。我的同事王玮,以配音美国电视剧《夜鹰热线》男主角杰克·基连成名,他住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对面885弄,倒是背着书包进了茂名南路的红星中学。

红星中学有两个门,常开复兴中路644号,茂名南路门放学;教学楼呈直角形,立于茂名南路复兴中路西北角。1969年12月19日文化广场失火后,第二天经过红星中学,透过铁丝网格见操场上摊晒着从火里抢出的大米和米袋,不少米袋被熏得黑乎乎的。听闻观者议论,大米藏在文化广场地下室备战备荒……</